

于班主：“我正要和你商量黑姑上哪里去。”

唢呐叔：“黑水县肯定是不能待了。”

于班主：“为啥？”

唢呐叔：“官府已经知道前天的事是黑姑干的。”

于班主：“你是怎么知道的？”

唢呐叔：“昨天半夜，官府的人搜查了黑姑家。幸好我多长了个心眼，将黑姑藏了起来，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于班主：“哎呀！黑姑有你这么个叔，真是她的福气呀！”

唢呐叔：“显然他们把目标已经锁定了黑姑身上，所以黑姑必须离开黑水县。”

于班主：“既然是这样，那就让她回来吧。”

唢呐叔：“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有让她跟着你，我才放心。正好你们要离开黑水县，这样她暂时就不会有啥事了。”

于班主：“事不宜迟，你回去以后，让她赶快来追我们。”

唢呐叔：“不行！白天出来不方便，她只能等天黑了再出来。”

于班主：“她一个人，晚上能行吗？”

唢呐叔：“你放心，我会亲自把她送到你那儿的。你只要告诉我，你们去哪儿就行了。”

于班主：“我们先去金塔，在那里会停留一段时间。”

唢呐叔：“好！我会平安地把她送到金塔。好在去金塔的路我很熟，路也不算远。不知道你们在金塔住什么地方？”

于班主：“我们在金塔还住原来的地方。黑姑会带你找到我们的。”

唢呐叔：“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金塔见！”

于班主：“我们走了，一切都靠老哥哥了。”

十六、黑水县去金塔的路上 晚上

唢呐叔赶着马车行驶在戈壁滩上。

黑姑坐在车篷子内，她隔着布帘和唢呐叔说着话：“唢呐叔，你也上来坐吧，都半夜了，累坏了吧？”

唢呐叔：“不行，两个人都坐在车上，马跑得慢，那样天亮就赶不到金塔了。”

黑姑：“要不我下来赶车，你上来坐着歇一会儿。”

唢呐叔：“你赶车！你会吗？”

黑姑：“以前不会，这三年多天天都和马打交道，我想赶车也应该没问题吧。”

唢呐叔：“那可是两码事，会赶车不一定会骑马，同样会骑马不一定会赶车。别看你马背上会翻跟头，可是你不可能把马车赶到正道上。”

黑姑：“哎呀！让我试试嘛。”

唢呐叔：“拉倒吧，我知道你想让我上车歇一歇。可是我怕你把车给我赶到沟里去。”

黑姑：“要不，我也下车，陪着你走。这样马拉着空车跑得会更快一些。”

唢呐叔：“不行，万一碰上过往的人，可就麻烦了，你还是在车里老实待着吧。”

黑姑：“我年纪轻轻的坐在车上，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却还要给我赶车，你让我怎么坐得住。”

唢呐叔：“没关系，趁着我还能走，我就再拉你几年。等我走不动了，我就躺在家里让你伺候。”

黑姑：“等你老了，我啥都不让你



干，我让你坐在热炕上，吃羊肉喝烧酒。”

唢呐叔：“好好好！我就等着你孝敬我吧！”

黑姑：“没问题，一定会的。”

唢呐叔：“吃羊肉喝烧酒都不会有问题。唉！只是没有人和我吹牛啦！”

两个人都默默无语。正当他们向前赶路时，发现远处有一个黑影。

唢呐叔：“黑姑！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一个黑影，跑得还挺快。”

黑姑掀起布帘向远处看了一会儿。

黑姑：“好像是个骑马的人。”

唢呐叔：“你说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人来这里呢？”

黑姑：“可能和我们一样，有事赶夜路吧。”

唢呐叔：“不对！会不会是昨晚上去你家的那伙人。”

黑姑：“你不是说他们不会再来了吗？”

唢呐叔：“按说他们知道你已经逃走了，不会再来找你。可是我觉得前天晚上来找你的这个人特别鬼，他不会杀你个回马枪。”

黑姑：“真要是那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唢呐叔，你可能还不知道，杀回马枪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呀！”

唢呐叔：“不行！现在不是和他们硬碰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大事才刚刚走了一小步。”

黑姑：“那你说，现在咋办？”

唢呐叔：“你赶快下车。”

黑姑：“下车干什么？”

唢呐叔：“你下车先躲进路旁红柳丛后面去，天黑他们看不见你。”

黑姑：“那你怎么办？”

唢呐叔：“我没事，他们要问我，我就说我家老爷病了，我去金塔请大夫。”

黑姑跳下车向路旁的红柳丛走去，她回头向唢呐叔叮咛道：“你也小心一点。”

唢呐叔：“记住我不喊你，你千万别出来。”

黑姑：“记住了！”

十七、戈壁滩的路上 下半夜

唢呐叔赶着车慢慢地走着，前面的黑影越来越近，原来是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骑着马，他停到了唢呐叔的车前面。

唢呐叔：“你……你要干什么？”

牛彪：“你是唢呐叔吧？”

唢呐叔：“你是……”

黑姑在红柳丛后面已经听出了牛彪的声音，她边往外跑边喊着：“牛彪大哥，我在这里！”

三个人已经面对面站到了一起。

牛彪：“黑姑，果然是你。”

黑姑：“唢呐叔，这是我师兄，牛彪大哥。”

唢呐叔：“原来是自己人，还真吓了我一跳。”

黑姑：“师兄，这是唢呐叔。”

牛彪：“唢呐叔，让你受惊了。”

唢呐叔：“没关系，只是吓了一大跳。只要不遇上坏人就好。”

黑姑：“师兄，深更半夜的，你上哪儿去呀？”

牛彪：“师傅知道你今天要来，他不放心，让我来欢迎你。”

黑姑：“哎呀！干爹想得可真周到呀。”

唢呐叔：“好了，这一下我就不担心了。”

牛彪：“唢呐叔请放心吧，有我给师妹当保镖，绝对不会有事。”

唢呐叔：“好啦！我的差事办完了，现在把黑姑交给你，我该回去了。”

牛彪：“来的时候，师傅交待过一定要请唢呐叔和我们一起回金塔。他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唢呐叔：“既然是于班主的意思，那就请吧。”

十八、金塔县城郊的车马店 中午

于班主的屋里，于班主和唢呐叔坐在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花花娘、花花、黑姑坐在炕上亲热地说着话。

于班主：“唢呐老哥，这一段时间让你操了不少心啊。”

唢呐叔：“于班主，这话应该由我来说。如果没有你们这么多人的照顾，黑姑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于班主：“这几天如果没有你给她出主意，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意外呢。”

唢呐叔：“她毕竟太年轻，经的事情少。只能随时提醒她，教她怎么做。”

黑姑：“那天，我正考虑怎么才能轻轻将花花姐推下马。没想到花花姐的马受惊后，花花姐顺势倒在了地上。”

于花花：“本来我已经发现了你藏在人群中，我便放慢了速度等你来推我。谁想到那个恶少把我的马打惊了，所以我就势赶快倒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你已经飞身上了马。”

于班主：“这就是天意，让所有的人都去责怪那个恶少。大家怎么也不会知道这正是我们设的圈套。”

唢呐叔：“要不然官府怎么也不会这么快就放你们走。”

于花花：“黑姑，你回来太好了，我们姐俩又可以表演我们的姐妹花大战牛魔王了。”

于班主：“不行！从现在起，黑姑暂时不能露面。”

于花花：“为啥呀？”

于班主：“官府已经认定这一次刺杀冯聚财的人就是黑姑，如果黑姑再抛头露面，就很容易暴露。”

唢呐叔：“于班主说得对，警察既然能连夜搜查黑姑的家，说明他们已经认定行刺的人就是黑姑。所以黑姑这一段时间就不要露面。”

黑姑：“那我不了吃闲饭的人了吗？”

于班主：“你不用发愁，你可干的事情多着呢。”

黑姑：“可是，我以后再也不能表演了。”

于班主：“当然不是，等我们离开金塔和酒泉以后在其他地方，你照样可以出场表演。”

于班主：“对了！你说黑水客栈的老板娘和你还有一笔账要算。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挺好。她不但处处关照我们，而且还减免了我们的食宿费。”

黑姑：“她那全是装的。”

于班主：“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黑姑：“我们在黑水县衙打官司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伪证，还和冯聚财的大管家勾结在一起欺负给他喂马的那个张大叔。”

唢呐叔：“对了，你们在黑水客栈见没见过一个喂马的老头？”

于班主：“没有，客栈喂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黑姑：“不知那个臭婆娘把那个大叔怎么样了。”

于班主：“从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她还不像是个不地道的人。”

黑姑：“干爹！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你可别让她的假象给迷惑了。”

唢呐叔：“也许她良心发现自己做了亏心事，所以想尽量干点善事。”

黑姑：“我现在还顾不上收拾她，等我把大事做完以后再教训她。唉，干爹！我们还去酒泉吗？”

于班主：“本来，我们不去酒泉了，可是柱子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在金塔待几天以后，还得去酒泉一趟。”

黑姑：“柱子的事，我一直不敢问你，既然你提到了柱子，我就说说我的想法。”

于花花：“黑姑，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花花娘：“就是，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何况柱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黑姑：“本来我打算找到你们之后，我就再一次离开你们。”

花花娘：“你一个女孩子，离开我们上哪里去？”

于花花：“我知道，黑姑是想去柱子兄弟。”

黑姑：“还是花花姐了解我。柱子一天没有消息，我就一天不能安生。”

唢呐叔：“这孩子的心思太重了，既要顾这个，又想惦记那个。”

黑姑：“谁让我命这么苦呢。”

于班主：“现在有你唢呐叔和我们，很多事情就用不着你一个人扛着啦。”

唢呐叔：“干脆我也不回去了，我陪黑姑去找柱子，你们该演出还照常演出，这样两不误。”

于班主：“不用了，柱子是在我手上丢的，还是我来找吧。再说了，你们几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回去还得几头看着。你如果不回去，那就彻底空了。”

黑姑：“唢呐叔，你就听干爹的，还是回去吧。家里一个人没有也不行。还有那个日本妖怪至今还是个谜，你回去以后可以到处打听打听。”

唢呐叔：“好吧！反正你跟着你干爹、干娘，我也没啥不放心的了。记住，找到柱子以后一定让他回家一趟。”

黑姑：“知道了！你就放心回去吧，一路上小心一点。”